

先 生 的 墳





世界少年女學叢刊

童 話

XX

先 生 的 墳

■ 填 的 生 先 ■

版 初 月 一 年 一 十 二 國 民

權 作 著 有

印 翻 許 不

角 三 洋 大 價 實 冊 每

(費 寄 加 酌 埠 外)

等 雀 雨 田 秋 者 著 原

剛 百 孫 者 譯 翻

生 海 杜 者 行 發

路 匯 老 百 東 海 上

司 公 刷 印 成 美 者 刷 印

路 德 華 熙 東 海 上

處 售 分

口 漢 關 濟 平 北 州 廣

所 行 發 總

路 馬 四 海 上

店 分 店 書 明 開 店 總 店 書 明 開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

(一)

(A)(B)(C) 小學三、四、五、六年級適用
 (A) 初小 一、二、三年級適用
 (C) 初小 一、二、三年級適用

童話類

BC	保羅綠著 顧均正譯	風先生和雨太太	三角五分
BC	徐調孚著	木偶奇遇記	精本一元半 平本八角半
BC	謝頌金著 顧頌深譯	金河	王七角
A	趙景深著	月的話	三角
AB	顧均正譯	夜	鶯三角五分
AB	張友松著	如此如此	此五角
AB	藤克萊著 顧均正譯	玫瑰與指環	六角
A	謝頌義著	雪	后四角五分
AB	顧均正譯	小杉	樹三角五分
AB	趙景深著	皇帝的新衣	三角
AB	安徒生著	母親的故事	三角
A	夏丏尊著	幸福的船	八角
AB	葉紹鈞著	古代英雄的石像	精本六角 平本四角
AB	顧均正譯	柳	下三角
BC	陶夫羅丁著 蔣學楷譯	陶立德博士	四角五分
BC	陀諾夫人著 張昌新譯	綿羊	王四角五分
BC	張昌新著	黃矮人	實價四角
B	金司萊著 恆信齋譯	水	孩實價六角
BC	馬修夫人著 文楠在春譯	狗的自述	六角五分
AB	日本童話選 孫伯剛譯	先生的墳	實價三角
AB	顧均正譯	水蓮	花在印刷中
BC	顧均正譯	三公主	四角
BC	戴望舒著	鵝媽媽的故事	三角
BC	胡仲持著	西藏故事集	五角五分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

(二) (A)(B)(C)
 初小學三
 中一五三
 年二六四
 級級級
 適用適用

BC 查塔卡故事 公平的裁判 三角

BC 格林故事 三羽毛 四角五分

BC 意大利故事 能言 樹實價四角

BC 格林故事 雪 婆 三角五分

小說類

BC 亞米契斯著 愛的教育 精本一元七角

AB 孟德格查著 續愛的教育 精本一元四角

AB 史蒂文生著 寶島 精本一元九角

B 西萬提司著 吉訶德先生 四角五分

AB 柏涅夫人著 小公子 八角

AB 李青崖著 俘虜及其他 五角五分

神話類

AB 金司萊著 希臘英雄故事 在印刷中

傳說類

AB 松村武雄編 歐洲的傳說 九角

AB 鄭振鐸譯述 列那狐 四角

寓言類

BC 王世穎譯 土耳其寓言 三角

BC 劉北茂譯 印度寓言 四角五分

AB 陀羅雲微支 胡愈之譯 豬的故事 三角

BC 孫立源譯 伊索寓言 在印刷中

劇本類

BC 白利茲著 灰姑娘 三角

BC 錢錫湘編 小蝌蚪 在印刷中

名著述略類

B 謝六逸譯 伊利亞特 三角五分

目次

告春鳥	宇野浩二	一
蜘蛛的絲	芥川龍之介	五
先生的墳	秋田雨雀	二
佛陀的戰爭	同 前	一九
白鳥的國	同 前	二六
某夜的星話	小川未明	三三
野薔薇	同 前	四〇
美麗的住宅區	佐藤春夫	四六
牧神與羊羣(附錄)	秋田雨雀	五二

告春鳥

從前某處有一個蝦夷人的會長。那時日本內地蝦夷人很多，各有部落，有時往山野中獵獸，有時還須同隣近部落打仗，所以強者即為大將。所謂會長就是一部落的大將。

這位會長，在那地方是有名的強者。在無論怎樣嚴寒的天氣，無論怎樣酷熱的時候，或無論多少日子不喫，他從不說苦。生掠熊馬，擊死野豬這一類的事，至今不知有多少次了。因此其他部落的會長都很怕他，他自己也以爲當世無敵。

這位會長有一位公子。強橫的會長，對於這位公子，竟也無可如何了。身爲會長的父親總想使他的公子長大後成爲一個比自己更強的會長。

但是，這位公子漸漸長大起來，身材短小，顏色蒼白，性情很柔和，總之，一點沒有強者的氣象。他不和其他小孩子一樣，喜歡登山獵兔，只喜歡用小刀切割木枝草葉，做成笛子，

吹出很好聽的曲調。

當時，蝦夷人的男孩子到了十歲，須經一種試驗。這種試驗，以五日或七日為期，被關在山中的小屋裏，什麼也不喫，什麼也不喝，或者一刻也不睡，這樣地苦修着。更甚的，特意使朋友用刀裂開手腕，須忍痛不喊一聲苦。恰好這位會長的公子到了十歲，某日，被送入試驗場。試驗場就是山中的小屋。父親會長默禱着兒子能夠平安地經過試驗。

父親會長望慮着兒子，等不到五日，在第三天上，就到山中小屋去望他。不飲不食，在苦修着的公子，顏色鐵青，倒在地上。公子看見父親來，

「爸爸！極微弱的聲音這樣叫：「我實在忍受不住了，饒了我罷！」

「說什麼？」父親會長故意放大了喉音說：「這一點都忍受不住，豈不給人笑死？蝦夷的男子，誰都要經過這試驗的。再忍受兩天好了，那時當給好東西你喫。努力着！你不久就要去出戰，腰間懸着無數的敵首，建立功勳呢！」

但是，柔弱的公子，看着這樣說了回去的父親，只是一聲不響。

父親會長，對於公子非常憂慮。再過了兩日的早晨，天還沒有亮，就預備了許多精美
的食品，帶了三四個僕人，到山中小屋去迎接公子。

「好好地忍受了，現在來迎接你了。」父親會長這樣在小屋外面叫。但是，沒有回答。
會長心中驚跳，走進小屋中一看，只見可愛的公子，和前次樣地倒在地上，冰冷了。
用盡各種救護方法，一點沒有效果，會長只得斷了念，吩咐僕人在小屋旁掘墓。又
公子平日所珍愛的小刀笛子等，從家中取來，和公子的遺骸一起埋葬，村人大批聚集攏
來，誰都覺得可憐。

公子的遺骸當即埋入土中，不能看見了。那時，人們的耳朵裏忽然聽到一種異常清
脆的笛聲。大家立即向着發聲的這一方面看，只見近旁公子所住過的小屋的頂上，有一
隻小鳥停着，聽見的笛聲便是這小鳥的鳴聲。這綠色的小鳥，好像覺察着人們注意到他
的鳴聲，一時便停住不鳴，隨即又繼續鳴了，聲音很像死去的會長公子所歡喜吹的笛聲，
好像在訴說：

「我是會長的公子，現在變做這樣的小鳥了。但是我與其將來長大起來，做強橫的會長，勇猛赴戰，腰懸敵首，還不如現在的情形來得幸福。在我，再沒有比這樣唱着歌更為快樂了。我打算用我的歌，使人間的小孩們知道春天來了。小孩們聽了我的歌，可以去摘草，可以去同小鳥們遊玩。我是告春鳥，就是鶯，我的身分多麼高貴呢！」

悲痛的父親會長聽了，大為慰藉。滿面哀愁的公子，現在變為這樣活潑可愛的「春之使者」，歌詠着自身的幸福。「這孩子還是這樣好呢，」會長心中這樣說，「這孩子不會打仗傷人，出獵殺獸吧。」

旁邊許多人，心中都懷着和會長同樣的感想，和會長一起，傾聽着可愛的小鳥的歌聲，
時間靜默着沒有說話。

蜘蛛的絲

一

某日，釋迦牟尼佛獨自在極樂世界蓮池邊徘徊着。

池中開着的蓮花，都像玉一般的白，從當中的金色花蕊裏不斷地向四周散溢不可名言的芬香。

這剛是極樂世界的早晨。

不久，釋迦在池畔立住，從遮蔽着水面的蓮葉之間，無意地望着池底的情景。

極樂世界蓮池的下方，恰好是十八層地獄。通過水晶一般的水，下面三叉河尖刀山的景色，像看西洋鏡一樣，極明白地看得見。

地獄中有一位名叫韃陀多的男子，和其他的罪人一起蠢動着的光景，也在釋迦的

眼中看到了。

這位韃陀多是一個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的大強盜，但是曾經做過一樁善事。就是有一次，他經過深林中，看見一匹小小的蜘蛛，在路旁爬着。

於是韃陀多立即想舉起腳來踏死牠，但他忽然想到：「不行，不行，這東西雖然微小，也是一條性命。胡亂地把他弄死，總也覺得可憐。」終於救了這匹蜘蛛，沒有踏殺。

釋迦看着地獄的情形，記起了韃陀多救蜘蛛的故事，就想救他出地獄，作為這點善事的報應。剛巧，一看旁邊，在翠色的蓮葉上，有一匹極樂世界的蜘蛛，掛着美麗的銀色的絲。

釋迦隨手悠悠地取了這蜘蛛絲，從玉一般的白蓮之間，垂向十八層地獄。

二

這是在十八層地獄血池中和其他罪人一起浮沉着的韃陀多。

總之，無論看那方面都是黝黑，偶然在黑暗之中，朦朧地浮起一點光亮，那就是可怖

的尖刀山上的刀光，這淒慘真是不能名狀。而且，四周靜默得同墳墓一樣，偶然聽到有什麼聲響，那不過是罪人們微弱的呻吟。

到此地來的人，已經受盡了地獄中各種苦刑，疲乏得連發出哭泣聲的氣力都沒有了。

所以連大強盜韃陀多，也只嚙着血池的血，完全像類死的蛙一樣悶燥着。

忽然，韃陀多無意中擡起頭來，望着血池上面的空中，只見寂靜黑暗之中，從遙遠的天上，有一條銀色的蜘蛛絲，露出一線微微的光，好像怕人看見的樣子，慢慢地向自己頭上垂下來。

韃陀多一看見這個，不覺拍手大喜。以為攀緣着這條絲，不絕地昇上去，一定可以逃出地獄。

不，運氣好一點，也許竟可以昇入天堂。果真這樣，既不至於被拋上尖刀山，也不致沉淪血池了。

這樣想着，韃陀多立即伸出兩手緊握着蜘蛛絲，一面拚命地向上方開始攀昇。他原來是大強盜，這種事情，早經熟練了。

但是地獄與天堂之間，不知相隔幾萬里，無論怎樣性急着，總不容易昇到上面。稍稍攀昇了一刻。韃陀多已經疲倦，不能再向上攀一把了。

沒有辦法，只好暫時休憩一下，攀懸在絲的中途，望着遙遠的下方。拚命地攀昇，氣力沒有白花以前，他所在的血池，目下，不知在何時，已隱藏在黑暗之下了。再，那個闖然發光的可怖的尖刀山，也在腳下面了。照這樣子攀上去，逃出地獄，也許不算一會什麼事呢。

韃陀多兩手攀着蜘蛛絲，發出到這里以來多年沒有發過的聲音。

「好了！好了！」這樣地笑着。

但是，忽然發覺蜘蛛絲的下端有無數的罪人，在他的後面跟着，完全像螞蟻擺陣一樣，也是一心向上方攀上來。

韃陀多看了這個，又驚又懼，一時和呆子一般，張開了大口，只有眼睛在動着。這條細微的蜘蛛絲，繞着自己一個人已經怕要折斷了的，怎麼喫得住許多人的重量呢？

萬一在中途折斷了，容易爬到此地的頂要緊的自己，也不能不回落到原來的地獄中去，果真這樣，怎麼了得！

這時候，不知有幾百幾千的罪人，從黑暗的血池底下，蠕蠕地攀昇上來。在極微細的發光的蜘蛛絲上，排成一列，拼命地上來了。若不乘這時候想法，蛛絲的中間，一定要折斷爲二，跌下去了。

於是韃陀多大聲叫喊：

「喂！罪人們，這條蜘蛛絲是我的呢！你們到底受了誰的允許攀上來的？下去！下去！這是一剎那。」

到現在止，還沒發生過危險的蜘蛛絲，忽然在韃陀多攀着的地方，拍地一聲斷落了。

於是韃陀多也不能支持，剎那之間，像風中折斷的響鈴一般咕嚕咕嚕地旋轉着。眼見得向黑暗的底下，顛倒地翻下去了。

剩下的只有極樂世界的蜘蛛絲，閃閃地露着微光，在星月全無的空中，短短地垂着。

三

釋迦立在極樂世界的蓮池畔，靜靜地凝視着這事的始末。不久韃陀多像石塊一般地沉下血池底下去時，釋迦面露悲容，重新開始徘徊着。

韃陀多只想自己一個人脫出地獄，沒有慈悲的心思，終於受了相當的罰，仍就落入原來的地獄。這樁事情，在釋迦看來，一定覺得卑鄙呢。

但是極樂世界蓮池裏的蓮花，對於這種事情毫不留心。

玉一般的白花，在釋迦的足畔，翩翩地動搖花萼。

每當動搖之際，從當中金色的花蕊裏，不絕地向四周溢散出不可名言的芬香。

極樂世界已經將近午時了。

先生的墳

我們最親愛最親愛的先生的墳是在鎮盡頭冷靜的小山的墓地上。這墓地是新造的，所以大樹不多，小而好看的灌木，卻蔥蘢繁茂。墓地和墓地之間，青苔膩滑。晴天日曬紅血血地照在上面。在這墓地的一角上，我們最親愛最親愛的先生靜悄悄地睡着。

我每當參拜先生的墓時，總想起關於先生的種種快樂的事和悲傷的事。我們先生的名字是叫做大島良太郎。是位身高細瘦，眼光柔和的人。我們即使在現在，閉攏眼睛一想着先生，先生的動作聲調，都還極明瞭地想得到。

大島先生最初來我們校中，是我們在尋常科三年級的時候。先生是距離我們鎮上很遠的村莊的人。據某人說，先生在進師範學校以前，曾經做過某地方裁判所的聽差。這等事和我們小孩子本無多大關係，也不知道是誰說的，這謠言，卻會微妙地引起過我們

的興味。

先生到我們學校中來是十一月初五，正是冬雪初降的時候。校內各處亂散着天長節結彩所用的黃色白色的菊花。大島先生這日穿了飛白紋的衣裳，一個人木然立在門口，看着我們一排一排地走下石階。我們一點也不知道，這位先生從明朝起，將為我們的級任教師。但我記得當看見先生的瞬間，不知怎地就覺得他令人可親了。第二日我們聚在休息室中，大島先生的細瘦身子站在休息室的門口，也不說什麼，將點名冊向上面舉了兩三次，叫着我們，因此我們纔知道這位先生是我們的級任教師。

大島先生做我們級任的第一天的情形，我至今不忘。大島先生立在教壇上，不聲不響地看着我們，忽然用了纖細的手指拿着粉筆，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大圓，用了認真的神氣，問我們：

「這是什麼？」

學生們多笑着沒人舉手。於是先生從我近旁的一個學生起逐一指了問。

有一個學生回答說：

「先生，是圓。」

有一個學生回答說：

「先生，是太陽。」

有一個學生答說：

「先生，是月亮。」

有一個學生說：

「先生，是鏡子。」

有一個學生說：

「先生，是團子。」

大島先生對着十個學生一一質問以後，輕輕地說：

「是的，你們的回答都不錯。人總慣用了自己的想頭來解釋一切的。大家所說的都

對。」

說畢，注視了我們一會，再拿起粉筆來寫：

「這是地球。」

此外並不說什麼，就開始讀本的授業。大島先生那時候爲什麼那樣地畫，那樣地說，我至今尚未了解，但是我一想起大島先生，總無論如何要想起那最初的說話。我受大島先生的教雖只一年，但是這一年的印象，我總不能忘記。大島先生到底是怎樣的人，到現在還不十分明白，但是不知怎地大島先生總是我們不能忘記的人。

大島先生自從不做我們的級任後，就做高等科四年生的級任。此後雖仍同在一校，但是我們看見先生的機會漸漸地少起來了。某日，我們在校旁神社內遊玩，大島先生恰好來散步，那時功課已經完了，傍晚的時候，神社裏面夕陽紅照，我們也和平時一樣，一看見先生就叫：

「先生！先生！」

跑到先生那面去了。那時，先生看見我們跑過去，不知什麼緣故不像往常一樣地開心。先生僅淒寂地笑着說：

「大家都在此地嗎？玩着什麼？」

這樣一說，橫穿神社境內過去了。是什麼緣故呢？我童心中覺得不滿足的神氣，一直望着先生的背影。

但我真像小孩子一樣，什麼事情都忘記了。秋天一到，轉眼又是校園中杉葉楓葉亂吹散的時候。不久，泥濘的路上面蓋着白雪，冬天又來了。

我們圍着休息室裏的火盆，談着茫無邊際的海天，消磨時間。有一日，從我們級裏一個學生的口中，說出極妙的話來，這話立刻傳遍我們全級。當然這是小孩子的謠傳，並不是有組織的談話，總之，對於大島先生是極不利的謠傳。

這謠傳就是說大島先生和我們校中女教師非常要好，就要成夫婦了。這極簡單的謠傳，對於大島先生，好像是道德上的致命傷。大島先生到我們校中來已經有三年，從沒

有人造過這樣的惡謠，所以這次的謠傳，更給我們以極深的印象。

「聽說大島先生不是好人。」差不多有這樣下着斷語的學生。但我總不以為大島先生是像做這樣事情的人。

「這種話都是假的。大島先生那會做這種事呢。」

我對此雖沒有反證，但總是不服。凡事一有關於女性均為罪惡；我們當時的童心也為這錯誤教育所養成，這是不消說的。此後，我在校中常常遇到大島先生，我的想像上好像先生的面部漸漸灰黑而淒寂，那雙柔和的眼和眉毛之間，生出了黑暗的陰影。從細小的眼中好像漏出怨恨世間的淒冷的光。但是即使那樣，我總不以他人對於大島先生的謠傳是真實。

第二年春天解雪的時候，我們最親愛的大島先生不在我們校中做事，要上東京去了。立在殘雪未消的校園中，我們和大島先生告別。大島先生立在門口石階上，俯視着我們。

「我從今日起，要和諸君離別，覺得很悲傷。但是我從今日起，就要和諸君一樣地去做一個學生，又覺得很愉快。諸君都還幼小……對於人生完全不知道。我也……對於人生完全不知道。我的和諸君分別，是因為自己要更知道得多一點……我現在要向諸君展胸瀝陳的事很多很多……但是我不能夠。諸君到了自己因這一類事而苦痛的時候，亦將無法可想……總之，我對於在長期間內愛我的諸君，深致感謝之意。」

說罷，大島先生就走下石階。

此後第三年的初夏，悲哀的消息，傳到我們的耳朵裏來了。大島先生在東京寂寞的旅舍中的一室內，因肺病死了。不久，大島先生變成了灰，放在小小的箱內，帶到我們的鎮上來了。依着先生的遺言，葬在鎮盡頭的墓地上。

我們最親愛最親愛的大島先生的墳，是在這冷清清的小山的墓地上。大島先生的墳，是靜悄悄地，在墓地角隅樹蔭之下。這個墳造成的時候，鎮上的人，誰都不加以注意。是這樣一個簡陋而難看的墳。在大島先生對面角上，是一位鎮上過最幸福生活的富翁的

墳。這位富翁一手掙了巨萬的財產，故他的墓石的華美，在這地方，幾無與比倫了。富翁的一位親戚，是有名的石匠，徧走山間選取石頭，再加以極奇異的刻工。過路的人，多立在富翁的墓前，合掌祈禱，希望自己也像這樣的幸福。

但是大島先生的墳。過了一年，過了兩年，連石碑都沒有。二坪（六尺見方爲一坪，譯者註）大的墓地的當中，插了一枝朋友寫的木棒，兩旁種了兩株常綠樹。大島先生的朋友都是窮漢。雖悲傷也無法子。有一次，我去參拜大島先生的墳，不知什麼人拿了一塊差不多圓的自然石放在墳的中央，四周又放了三四塊扁平的石頭。我看着那塊圓形石，想起大島先生以前在黑板上畫的圓形來。不久在圓形和扁平的自然石之間，雜草叢生，恰好像柔軟的毛皮，包着大島先生的身體似地。蔓生在墓地上面。野荻的紅花，薄草的白穗，伸出在雜草中間，好像告訴我們最親愛最親愛的大島先生長眠在此地。

這是我的先生的墳。

佛陀的戰爭

從前印度國有一大湖。湖的周圍並建着兩個國家。兩國都有強的國王。國王之下，有頭腦優秀的僧侶和許多勇敢的家臣。這班僧侶和家臣們，都發誓要爲國王捐軀。

湖的一邊，有一座闊五里長十里光景的山，山上茂生着不知經過幾千年的大樹。這一帶山地，到底是屬於那一國的，沒有人知道，不過若去問甲國的人，總說這是甲國的山；問乙國的人，總說這是乙國的山。多數學者們爲調查這山的領屬曾費去長久的時間，他們去搜尋出許多陳舊腐爛的古書，但仍舊沒有頭緒。事情雖是這樣，但甲國的人總以爲這座山是自己的山，乙國的人也以爲這座山是自己的山。因此，兩國的人常常因這山而引起爭論。

有一天，甲國國王帶了很多的家臣們，把這山占領，山頂上豎起本國的國旗。對家臣

們說：

「這確是我國的山，證據就是因為我現在立在山上。我為愛我的國民，愛我的國土起見，所以占領這山。」

於是甲國國王的軍隊，唱着雄壯的凱歌，回都城去了。

某日，乙國的家臣們看見山上豎着隣國的國旗，大為憤怒。立刻將這事告知國王，國王聞訊，咬牙切齒地發怒。

「有什麼權利來侵犯我所愛的國土呢？我為愛我國的國民及我國的國土起見，不能忍受這樣的屈辱！」

說罷，立即召集衆家臣向邊境的山前進，打倒了甲國國王所豎着的甲國國旗，就在那地方豎起本國的國旗。又說：

「這山的確是我國的山。證據就因為現在我立在這山上，我為愛我的國民，愛我的國土起見，所以占領這山。」

於是乙國國王的軍隊，唱着更雄壯的凱歌，回都城去了。

甲國國王聽到這個消息，大為震怒。立刻召集衆家臣們，在宮殿中舉行會議。多數的僧侶們竟說，現在正是爲王盡力的時候，勸國王興起正義的戰爭。還有許多勇敢的家臣們，也說現在正是獻身於王的時候，誓願奮勇戰爭。而且爲了國民，在「拍拉蒙」神前祈禱勝利。不多時，天還沒有亮，甲國國王的軍隊由都城出發，向着邊境的山前進。到了山上，立即將乙國的國旗打倒，在不知經過了幾千年的大森林中放起火來。這樣的大森林竟被猛火包圍着，完全成了一個大火球了。於是甲國國王的軍隊，一齊高聲狂呼萬歲。

乙國國王見了，怒得要發狂了。於是也在宮殿中開了一個大會，國王先向賢明的僧侶們詢問現在發生戰爭是否正當。

「國王所做的事，無論什麼都是正當的。國王就是正義，所以國王所發生的戰爭，無論什麼時候，都是正義的戰爭。不要有一刻的猶豫，勸進國王開戰，是再正當沒有了。」

僧侶們異口同聲地回答。乙國的軍隊在夜中離開都城，向着火海似地燒着的山進

行，這時候甲國的軍隊也下山來迎擊。乙國的軍隊到了離山不遠的地方，已經有許多兵士被甲國軍隊打死了。

乙國國王見了，覺得非常焦急。

「沒用的兒郎們！再這樣下去，我只有一個人上前去奮勇戰死了！」

國王這樣叫喊着，一班家臣們聽了，拚命將他勸止，決定暫時退卻。

戰爭的結果，湖邊的那座山爲甲國所有了。於是甲國國民得自由利用這山。然而這時候，那不知道經過幾千年的大森林，連影子也不知那里去了。大火燒過的山上，露出的只是赤土。甲國的國民以爲占領這山後，不知有怎樣的幸福，這不過是從前的夢想罷了。

乙國國民，只是想望着怎樣再將這山占領過來，以雪舊時的恥辱。國王及家臣們爲預備對甲國戰爭起見，努力於兵術的研究。國民儘量節儉，擴張軍備。經過了五年，乙國軍隊於是向甲國進攻。軍隊來到了邊境上的山旁。那時甲國對於舊時的戰爭，差不多已經忘記了。乘此機會，乙國軍隊努力向前進攻。遇着婦女小孩，就加殺害。勢如破竹地前進，軍

隊一直到了甲國國都附近。

這次戰爭的結果，甲國先前所占領着的山，不得不讓與乙國。戰爭總算告終。

然而這次戰爭的結束，並非真正是戰爭的終了。此後甲乙兩國，繼續着戰爭，甲勝乙敗，乙勝甲敗，要到什麼時候纔能告終，誰也不知道呢！兩國國民盡全力於戰爭，田園荒蕪，國庫一天一天地空虛下去。因了戰爭失去父母兄弟的人，因了戰爭負傷的人，醜態百出，乞食國中。但是國王及家臣們還在說因爲愛自己的國土，愛自己的國民，無論怎樣不肯停止戰爭。人民不分晝夜地戰爭着，每年不知有幾千萬人因戰爭而死亡。

某時候，有一穿黑僧衣的和尙，行腳經過兩國。和尙知道這兩國的戰爭，想要設法來消滅牠。和尙先到甲國國王處詢問。

「你爲什麼要戰爭呢？」

「爲了國民。」國王立即回答。

那時和尙又說：

說。

「國王！國民到底要求些什麼呢？」

「國民所要求的是正義。」國王答。

「什麼叫正義？」

「所謂正義，就是信仰權威。」國王答。

「權威到底是什麼呢？」

「所謂權威就是意志堅強的意思。」國王答。

「意志終究是什麼呢？」

「所謂意志，就是意識着生活的意思。」國王答。

那時和尚又說：

「你如愛你國民，須得及早停止戰爭。」

「我正因為愛我國民起見，所以有正義的戰爭。爲什麼不得不停止戰爭呢？」國王

「你如若愛你的國民，你先應看一看國民的生活。國民並不愛護權威，國民所要求的是幸福。」

「我難道不希望國民得到幸福嗎？我就是爲了國民的幸福而戰爭的。」國王回答說。

「然而，國王！你雖說希望國民得着幸福，但你反而陷國民於最不幸的境地了。你爲了要獲得邊境上小小一座燒毀了的山而長時間戰爭着，國民非特得不到幸福，不知有多少人在因此受苦呢。」

「不然，國民爲了我，情願戰爭，情願死，我也爲了國民盡全力戰爭。」國王說。

「然而，國王！燒毀了的山土和人民的生命，你以爲那一樣值得尊重？」

「當然我尊重人民的生命。」國王答。

「那麼你爲什麼爲了那十里方圍的燒毀了的山捨棄你所愛的人民的生命呢？人的生命，是無論拿什麼貴重的東西也不能和牠並稱的。人的生命，僅僅是一個生命，就貴

重得連宇宙的廣大也不能購買了。要買你最小的一位家臣的性命，請問你拿什麼東西去纔好？你爲了要獲得那小小一塊燒毀了的山，你毀滅了無數人的靈魂。國王呀！國民決不要求權威，國民只愛和平！

「和平？我也就在求這和平。我正爲了求永遠的和平而戰爭着。」國王回答說。

「然而，國王！你雖想求永遠的和平，卻求着了永遠的戰爭了。國王呀！所謂『永遠』者就在這『刹那』呢。唯有這『刹那』纔是『永遠』的姿影。除開這『刹那』，無論怎樣也沒有『永遠』了。你所求的並不是『永遠的和平』，而是『永遠的戰爭』。」

和尚這樣說了，離去甲國。於是又向乙國國王重複地述說了同樣的話，靜悄悄地離開兩國去了。

此後不知經過多少年，兩國已成爲非常和平的國家。國王的家臣們都不持槍佩劍，靜悠悠地在路上閒步。女人小孩都有健康愉快的臉色，微笑着在路上來往。那邊境上會

佛 陀 的 戰 爭

被燒毀了的山上，又長着小樹林，林中小鳥歡唱。從前那樣子爭鬪着的甲國和乙國，現在像兄弟般和睦了。隨便去問什麼人，曉得昔時戰爭的事物的，已經沒有了。……

白鳥的國

—

某湖畔住着一對夫婦的白鳥，夫婦倆都自以為非常縹緲，時時致意於毛片和步法。

「世上雖有種種的鳥類，但恐沒有比我們夫婦更漂亮的鳥了吧。」

丈夫的白鳥用了紅而且長的嘴，丁寧地撫着翼上的綿毛這樣說：

「這是一定不錯的。孔雀雖則號稱鳥類之王，但她的那種毛片，不知怎地令人討厭。和她比起來，我們的雪白的羽毛真是一等上品。」

妻子的白鳥伸長頭頸，飲着湖水，對於丈夫所說的表示同意。

不錯，這對白鳥夫婦的羽毛真是美麗。不但羽毛美麗，而且頭頸也長得恰好，比其他的白鳥漂亮得多呢。然而可惜，這對夫婦的白鳥都只具有獨眼。這就所謂白玉微瑕吧。但

這對白鳥夫婦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是獨眼，因為丈夫和妻子所看的一樣看得出；妻子也和丈夫所看的一樣看得出。他們倆都相信世上再沒有像自己這樣正確的看得見東西了。

白鳥夫婦產了四個卵。夫婦但願早一點將卵孵化，生出和自己相像的美麗的白鳥。儘是這樣願望着，一天一天地過去。

不久，從四個卵中生出四匹可愛的白鳥。夫婦的生活一變，快樂得什麼似的。

「多麼美好的小鳥呢。但願早一點長大，自己會得捕魚捉貝就好了。」

父親的白鳥說。

「真的，但願如此呢。他們生活在這個湖畔，不知何等地以為幸福吧。我們又是這樣地愛他們。」

母親的白鳥說。

父親的白鳥再繼續說：

「既不生爲那種下品的野鴨，又不生爲那種粗暴的鶩鳥，這班小鳥們，不知怎樣地感謝呢。」

然而白鳥夫婦有一天發見了非常悲哀的事。不是別的，就是四隻非常可愛的白鳥，都多生了一隻眼睛。

「啊呀！怎樣才好呢？四隻都是美好的小鳥，但可憐，每一隻都多生了一隻眼睛……」
母親的白鳥說了發出嘆聲。

「真的，眼睛的樣子有點怪呢！——但是，長大起來不知如何呢。或是我們生出來的時候，也許眼睛是有兩隻的吧。」

究竟父親的白鳥是男子，說話有力，可以振作母親的白鳥的元氣。

二

但自己是獨隻眼的白鳥夫婦，生了四隻兩隻眼睛的白鳥，他們以爲這是殘廢，總是念念不忘，覺得無法。

「索性趁小的時候將一隻眼睛弄瞎了吧。」

父親的白鳥心裏雖則如此想；但沒有實行這意思的決心。

然而四隻小白鳥一點也不關心這種事，一天一天地長大起來了。鬆散的乳毛變成綿毛，綿毛再漸漸地變成紡綢一般的羽毛了。羽毛豐滿，而且同時兩隻眼睛能夠顯明地看出物件了。離開母親的身旁，飛向隨便什麼地方去。在未經學習以前，便飛入湖中，任意捕捉了魚貝來喫。

因為小白鳥們的羽翼尙未十分發達，所以雙親心中，非常憂慮。

「喂！不要這樣游泳得太遠。快點回來！快點回來！」雙親的白鳥張着大翼翅，呼喚小白鳥們。

小孩子的白鳥們完全不理解雙親的憂慮。小白鳥們也不通知一聲父母，直飛到一里二里遠的地方去遊玩了。

小孩子們眼睛所見的都是稀奇的東西。他們看到湖上的各種光景，也有和自己一

樣相同的鳥類，高飛空中，每日唱着好聽的歌聲；也有伸出可怖的嘴追逐着小鳥的大鳥；也有和自己相像的形狀，穿着非常粗糙的衣裳的醜鳥；也有一輩子站在湖渚上靜悄悄地看着世間的鳥兒。

小孩在白鳥們覺得這世上十分有趣。

「這就所謂世界吧！」

小孩在白鳥們這樣想，每日鼓動着赤色的蹼，在湖上各處游泳着。

三

父親的白鳥有一天對母親的白鳥說：

「我們家中的小孩子們爲什麼那樣粗暴的呢？白鳥的孩子決不是那樣粗暴的東西，那一定是眼睛有毛病的緣故吧。我們何等不幸呢。」

於是母親的白鳥說：

「一準是這樣吧。此外無論什麼地方都沒有和我們不同，不知怎樣才可醫好小孩

子們的眼睛呢！

她將修長的頭頸貼着胸口，悲傷地發出深深的嘆息。

恰好那時候有一匹餓老鷹，在湖上拍着可怖的翼翅的聲音，掠過他們的頭上過去了。

白鳥夫婦不覺驚悚，躲入草蔭深處。

「倘若給那隻餓鷹看見，不得了了呢。我們的小孩子們現在不知在那里？」

父親的白鳥低聲說了。

然而四隻小孩的白鳥，到了黃昏時候，一點不以爲意的樣子，元氣很好，掠過波上，回到自己家中來了。雙親的白鳥雖很嚴厲地訓叱了小孩子們一頓，但是到了翌日，太陽還沒有昇起，他們又飛入湖中去了。

兩親的白鳥再三思忖着怎樣可以免去自己的憂慮呢。

「當這班小孩子們幼小的時候，我不知想過多少次，索性還是將他們的一隻眼睛

弄瞎吧……這個時候終於來到了……雖則可憐，但爲了小孩子們的幸福起見……」

父親的白鳥說了。

母親的白鳥究竟是女人，只有流淚潸泣而已。

四

四隻小孩的白鳥。有一天早晨醒轉來一看，覺得一隻眼睛被弄瞎了。他們都流淚哭泣。對於他們，這世界忽然黑暗了。每日在湖水灣頭的岸上蹣跚地走來走去，戀慕着廣闊的湖水，發出悲哀的鳴聲。

某日，兩隻大的餓老鷹飛到湖上來，很容易地用了銳利的腳爪將四隻白鳥抓去，飛上高空……銳爪一刻一刻地割進四隻白鳥的小胸口……他們的心臟現在正在破裂。

某夜的星話

這是嚴寒的冬夜。蒼蒼的天空，萬里無雲，澄明如鏡。風也好像受了寒氣，啜泣微吹，像
在秋季裏。

從遙遠的星的世界，俯視下方的地球，雪白地被霜包着。

平常轉轉轉動的水車輪已經停止，平常潺潺流着的溪水也停住不動，盡被寒氣凍
住了。田間也鋪着冰。

「地球上萬籟無聲，看來真是冷呢！」這時候一顆星說。

平常散在天空的星們差不多不說話。總之，若非這樣嚴冬寒夜無風的時候，他們是
不交談的。

這樣冷靜清澄的夜裏，在星們是頂歡喜的。星們不喜騷擾，因為星的聲音是極幽微

的。適當夜半一時至二時間是夜中，最幽靜寒冽的時刻。

「現在的時候，這樣嚴寒之中，誰都睡着了。吧。樹木也睡着，住在山中的動物也爬進洞裏去睡，棲在水中的魚一定是躲在泥裏發呆，活着的東西都在休息呢。」一顆星說。

這時候對面的一顆發光的小星說了。這顆星終夜守望着萬方世界，是一顆溫和的星。

「不，也有不睡着的人。我看見一家貧苦的人家，兩個小孩因日間的疲勞安安地睡着。阿姊是到工場中去工作的，阿弟是在電車路角上賣報的。兩個小孩很聽母親的說話，年紀都還很小，但已經不得不到世間去作工，幫助一家貧苦的生活。母親抱着喫乳的小孩睡着，但乳水不多，每到半夜小孩要想喫乳。現在正是夜半，母親起身，在火鉢上熱牛乳瓶，大約已是小毛頭想喫乳的時候了。」

「兩個小孩做着怎樣的夢呢？但願給他們做個快樂的夢吧。」另一顆星說。

「阿姊夢着和朋友走向公園去。春和日暖，種種花草，在花壇中開着，兩人指說着這

些花名。在被外的臉孔流露着柔和的微笑，這位阿姊現在是幸福。」溫和的星回答說。

「男孩子不知做着怎樣的夢呢？」另一顆星問。

「那孩子昨日也和平常一樣站在停車場賣報，不知何處來了一隻大狗，忽然向那孩子狂吠，小孩不知怎樣地喫了一驚呢。看來這事印在他的腦中，現在夢見被大狗追纏而啜泣着。天真爛漫的雙頰上流着眼淚，黯淡的燈光照着呢。」溫和的星回答說。

遠方有一顆星，直到現在一聲不響過。這時忽然發出聲音。

「這孩子太可憐了，有人替他想法子纔好。」這樣說。

「我輕輕搖起他，不使他醒，再使他知道這是夢，於是這小孩安穩地睡着了。」溫和的星回答說。

星們就此對於兩小孩好像安心似的。祇不過想着悲苦的母親在這樣寒夜中一人起來熱牛乳，真是可憐。

於是星們暫時沈默。但忽然有一顆星，

「此外工作着的東西沒有了嗎？」這樣問。

這顆星，是一顆眼睛看不見的專司運命的星。

一向忠實地看守着下界的溫和的星回答說：

「火車在夜中走着。」

真的，祇有火車，無論在怎樣寒冷的夜，刮風的夜，降雨的夜，都不息地工作着。

「火車走着嗎？」瞎眼的星反問說。

「是的，火車走着。從市鎮到寂寞的原野，從原野到山間，不息地走着。其中的乘客大抵都是到遠方去的旅客們。他們都倦了在打瞌睡。祇有火車不憩地繼續走着。」知道下界事情很詳細的星回答說。

「火車是這樣身體不倦走着的东西嗎？」司運命的星低着頭說。

「牠的身體是用堅鐵造成的，所以不至於受影響。」溫和的星說。

司運命的星聽到這樣的話，就動着身體，發出淒涼可怖的光。因為這似乎是不合於

他自己的意思的事情。

「宇宙間竟有這樣堅固的，身體不受影響的，所謂鐵的東西嗎？這種事情，我一點也不知道。」瞎眼的星說。

他以為有了所謂鐵的這種堅固的東西，好像是在對着他反抗。

這時，溫和的星說：

「對於司一切運命的你，火車是什麼，能夠反抗呢？火車和軌道雖都用鐵製成，但年遠日久，總有爲你所征服而磨滅的日子。對你不恐懼的東西，在這宇宙中，怕一件也沒有吧。」

聽了這話，司運命的星，快樂得微笑，頷首。

再過片刻，空中起了風，天快亮了。

星們暫時都不說話，忽然有顆星說：

「沒有其他異樣的事情了嗎？」

恰好，一逕熱心看守着下面地球的溫和的星說：

「現在，兩個工場的煙囪，在互相爭論着每天那一個先響。」

「這是有趣的事。煙囪互相爭論嗎？」一顆星問。

在新開地上並排着兩個工場。一個是紡績工場，一個是製紙工場。每朝五時兩個汽管總是先後同時鳴的。

兩工場的屋頂上，各有高的煙囪突出。兩煙囪昂首在星明寒冷的空中。今天早晨，在爭論着昨天那一個工場的汽管先鳴。

「這面工場的汽笛先鳴。」製紙工場的煙囪說。

「不是。是我這面的工場的汽笛先鳴。」紡績工場的煙囪說。

這個爭論沒有得到結果。

「今天留心着那方面先鳴吧。」製紙工場煙囪怒着對紡績工場的煙囪說。

「你也好好地留着心吧。但是我們兩人自己裁判是不行的，倘若沒有第三者做確

實的證人，仍要發生爭論呢。」紡績工場的煙囪說。

「這也是真的。」

兩個煙囪所說着的事，天空的溫和的星都聽到了。

「兩個煙囪，爭論着那一個工場的汽笛先響，想有人能給牠們做裁判。」溫和的星向着大眾說。

「誰在工場近邊給牠們裁判的人沒有嗎？」一顆星說。

於是那方面有一顆星這樣說：

「這樣的寒夜，這樣早起的人沒有吧。大家安睡在牀上，誰去注意到汽笛的聲音。注意牠的，祇有生在貧苦家中，幫助父母，一早到工場去作工的小孩子們。」

「是的。那貧家的兩位小孩，已經在牀中醒着了。」溫和的星說。

此後祇有溫和的星注視着下方的世界。

阿姊阿弟都在牀中醒了。

「天快亮呢。」阿弟對阿姊說。

今天又要到電車停留場去賣報，阿弟想起夜裏被狗追逐的夢。

「立刻，不是製紙工場即是紡績工場，汽笛一鳴，就是五點鐘，等牠響了起來吧。我因為要預備早飯，已經起牀了。」阿姊說。

那時母親已經起來了。阿姊起牀後走到廚房門口。

「今天很冷，你再到牀中煖煖。我來預備飯，飯好了叫你，睡到那時吧。工場的汽笛還未鳴呢。」母親說。

「娘，小毛頭好好地睡着呢。」阿姊說。

「因為冷，儘哭呢。現在好容易睡着了。」母親回答說。

阿姊再不到牀裏去了，在幫助母親做事情。

地面雪白地被霜遮住，但是已經有人行動的樣子，萬物開始發聲響了。星光漸漸地消去，太陽露臉尙早呢。

野 薔 薇

從前有一大國與一較小的國相隣。當時，兩國間沒有什麼事情發生，是平和的。

這里是一處遠離都城的邊境，兩國各派遣一個守衛兵，看守國境分界的石碑。大國的兵是一位老人，小國的兵是一位青年。

二人各在石碑的左右看守着。這裏是荒涼寥寂的山間，很少看見行旅經過的人影。初時兩人還沒有相識，各懷着敵意，差不多一句話也不交談。但是不知在什麼時候，兩人成爲很要好的朋友了。因爲二人別無交談的對手，都覺得非常乏味，況又當着這日長多暇的陽春天氣。

邊境地方，沒有誰去種植，卻繁生着一株野薔薇。花上一早就有蜜蜂飛來聚集着。蜜蜂輕快的振羽的聲音，在兩人尙未起身的時候睡夢中就聽見了。

「喂！起來吧。蜜蜂已經飛來了。」兩人不約而同地一同起身。走出外面，果然太陽已經很光耀地照在樹梢上了。

二人就岩間湧出來的清水漱了口，出來洗臉，就會見了。

「喂！好早！好天氣呢。」

「真個是好天氣。天氣一好，精神也覺勃勃。」

二人在那里立着這樣說。各人仰起頭來眺望四周的景色。雖是每天看見的景色，但心中也覺有新鮮的感想。

起初，青年連將棋的步法也不知道的，自從就了老人的教以後，近來長開的晝間，二人差不多每天的下着將棋。

初起老人這面強得多，讓出一隻「駒」，到後來依照規則不讓下着，老人有時也輸了。這位青年和老人都是正直懇切的人。兩人拚命地在將棋盤上相角逐，彼此的心中卻都光明磊落，開誠相見。

「噫！此番又是我敗了嗎？這樣繼續地逃着，真是苦得不堪，若是真個戰爭起來，不知怎樣呢。」老人說了，開着大口笑。

青年因為頗有勝算，眼笑眉開，雙目發輝，一心一意地在追逐對方的「王」。

小鳥在樹梢上愉快地吟着歌聲。從白色的薔薇花中送來陣陣的好香。

冬季也降臨到那地方，天氣一冷，老人思戀着南方了。

在南方，有他的兒子和孫子住着。

「想早一點請了假回去呢。」老人說。

「你若歸去了，陌生的人將來代你吧。仍舊是溫和懇切的人就好，倘是懷着敵方找方的見解的人，那就糟了。務請你再住幾天，不久春天就到了。」青年說。

未幾，冬盡春來。恰恰這時候，兩國爲了什麼利害問題，開始戰爭了。於是向來和睦睦過着日子的這兩個人，頓時立在仇敵的地位了。這，無論怎樣想來，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噫！你同我從今天起是交戰的敵人了。我雖這樣老耄，但職位是少佐，你若取了我

的首級去，或許會有出山之日，所以請你斬了我吧。」老人說。

聽了這話，青年的臉龐發呆了。

「說什麼？我和你怎麼是交戰的敵人呢？我的敵人應在他處。戰事一直在北方，我到哪里去打仗去。」青年說了就去了。

在國境上只留老人一人。自從青年離去以後，老人茫然過着日子。野薔薇的花開着，蜜蜂從太陽出山到日落為止，東攢西攢地聚集着。因為此番的戰爭一直在遠方，所以即使豎起了耳朵，眺望着天空，也聽不到鐵砲的聲響，看不見黑煙的影子。老人從這一天起，思念着青年不置。日子這樣一天一天地過去了。

某日，那地方有行旅人經過，老人詢問關於戰爭的情形。行旅人說小國敗了，小國的兵士全被殺戮，戰爭完結了。

老人想，青年或許戰死了吧。擔心着坐在墓碑的基石上，俯首沈思，不知不覺地朦朧入睡了。彷彿遠處有許多人走來的樣子，一看，是一列軍隊，乘在馬上指揮的就是那青年。

隊伍非常整肅，靜寂無聲。未幾，經過老人面前，青年默禮而過，並且嗅着薔薇花。

老人正欲說出什麼話，忽然醒了，原來這是一個夢。此後僅經過了一個月，野薔薇枯了。這年的秋天，老人請了假回到南方去了。

美麗的住宅區

某日冬夜，在爐火熊熊的畫室的一角上，我的友人畫家E君說出了下面的故事。

一

想起來這故事起首就有點奇怪。這是距今八九年前的事，當我二十一二歲的時候。有一天，接到一封奇怪的信，寄信人署着的是外國名字。因為我在學校的時候對於語學不用功的緣故，一遇到西洋人來講話就要逃走，寫信來給我的西洋人，是一個也沒有的。拆開信一看，信箋是築地S旅館的，寫着拙劣的日本字，但語氣很純熟：「書不盡意，見面自知。乞於今日傍晚六時頃來館一敘爲盼！」僅這些文句，試想從不知不識的人那里寫來的這樣的信，我接着了，總覺有點尷尬。接到這信是在朝晨睡在牀上的時候，這一天老是掛念着這事，以爲這或許是友人偶然的惡戲吧，託人到旅館中去問：「名叫叨特爾勃

倫達納的人，真個住着嗎？若是住着，這位客人請我來，是否弄錯了人嗎？但是奇怪得很，回音說無論如何是我。

正在十月中，所以五點鐘的時候天已黑了。街上已經點燈。衣服穿得不甚漂亮的我，畏畏縮縮地站在這輪奐的旅館門口。非但不被拒絕，好似預先在留意着似的，穿着有金線紋金鈕扣的制服的侍者走出來，經過明亮的電燈光下，丁寧地導入一室。說了「請暫待片刻」走出去了。請我來的那位不知是誰，好久不見出來。

我坐在放着很多大本書籍的桌子前，眼睛四面八方地看着室內，忽然看到在淡綠色的牆壁上掛着的油畫，喫驚着立了起來。這不是我自己所畫的畫嗎？但仔細一想，這並不是值得如此喫驚的事。爲什麼呢？因爲這幅畫是前兩三年我最初陳列在展覽會的東西，以爲橫豎不能賣去，所以訂了較高的價錢，後來居然賣掉了；總之，是已落入了誰人的手中，但掛在這旅館的牆壁上，我是無論如何想不到的。我想今天真是妙事不絕，回到椅子上，想要早一點看見這位買我的畫的人。拿出錢來一看，還沒有到六點鐘。我太性急，來

得過早了。於是拿起放在桌上的大本書籍來看，像都是關於建築的，有許多的插畫，我這樣一頁一頁地翻着，覺得很有趣。……那時，後面有沈重的脚步聲，門開了。我急忙闔攏書本立起來，轉身過去，一位青春豐姿，和我差不多年歲的少年紳士，像在食堂裏的樣子，穿着吸煙服進來了。我剛想了寧行禮，他很自然地

「嘎！」說着笑了。

叨特爾勃倫達納？

完全不錯。信裏並沒有打着謊話。我一見面什麼都知道了。叨特爾勃倫達納是我忘記了好友了。但這也不是我糊塗，叨特爾勃倫達納在寫給我的信上，爲什麼不照從前一樣地寫作「川崎幟藏」呢？若是「川崎幟藏」在一分鐘以內就想得出來是我少年時代的友人。但是詳細一問，川崎君雖則稍微有點故意使我喫驚的意思，然而也並非因此胡亂使用名字。他是混血兒，這兩個名字都可使用得的。

「而且現在還是稱叨特爾勃倫達納較爲正式呢。」他且笑且說。

據說他自從母親去世以後，歸化於父親的美國了。

他的父親，是歡喜旅行的美國富豪，在東洋有很多的貿易主顧。川崎君十六歲的時
候，住在東京的母親去世，就隨着父親從橫濱上船。我到車站去送行的那天早晨，脫下中
學校的制服，換了新製洋服，結着紫紅綠三色混雜的領結，和魁梧的父親一起，從頭等車
的窗口，伸出頭來望着我的川崎君……掛着父親從美國帶來給他的金錶上的金飾垂，
在制服袋中握住這金飾垂的川崎君……我一面聽着川崎君說別後的情形，一面憶起
了這一些印象。不錯，名字全然改變了。但是，其他的一切，魁梧的身材，快活的言談，引人的
脣吻，凝視的目光，等等，固然也有一些改變，但依舊還流露出當年川崎君的影子。這樣地
想着孩子時候的川崎君，我自己也成爲孩子了。

「兩三年前我會到東京來過了。你這一張畫，有很好妙的地方，我也略略學了一點
畫呢……」

川崎君指着掛在後面的那幅畫說。不錯，聽了這話，知道我這幅畫果真不是普通不

憐畫而假裝內行的人買去的。以後，我和川崎君談各種美術上的話，真的，和那些時下稱為美術批評家的人比起來，川崎君偉大得多了……這樣兩人正在談着藝術上的話的時候，川崎君忽然改換話題，說出了他將要從事的：

「某種不可思議的最愉快的企圖。」

在談話間，川崎君自己先興奮起來，再移染給我，兩人不知在什麼時候達到了欣喜的頂點。我熱愛川崎君所懷抱的非常計畫，不禁衷心嘆賞實現這計畫的「美洲魂」。在日本也有很多富豪，誰能想得到川崎君所企圖的計畫呢？

二

一句話，就是川崎君將拿出自己所有財產的全部，在什麼地方建築一「美麗的住宅區」。

川崎君說：

「在四年前死去的父親留給我的遺產，有南美洲的一座大金礦，和另外的財產一

總算來，大約達六百萬元以上。這些財產都已換作現金。在日本用了這些錢已可以做極大的事情；但是在美國卻只能當日本六分之一的比例使用。我的財產在美國恐怕還不夠有一間大的住宅；如果拿到日本來，據說可以有這種房子一百間的光景。不過我所想造的，並不是這樣廣大的住宅，我只要普通住屋就行。從大小說來，每間二三十坪（註：六尺見方為坪）光景的二層樓就行了。我想要一百間！這百間的房子，將一切不必要的東西省去，務使盡善盡美。在這一百間房子中，我想要住一百家家族。但並不是將房屋租給這些人，而是供給他們白住的。」

川崎君這樣說來，我問：「那末你想要給他們這房子的人，是怎樣的人呢？」他略停頓一下就說：

「對於這尙未充分考慮過，而且我也不能作為人的試驗官。但若以我是建造這住宅區的主人為理由，不妨可以選擇合意的人……」他先這樣說了一個冒頭，又舉出下列幾條：

- a. 對於我所造的房子最滿意的人。
- b. 相互由自己選擇自己結合而為夫婦的人；有小孩的人。
- c. 選擇自己所最喜歡的事情為職業的人；因此對這職業十分熟練而以此立身的人。

d. 非商人，非官吏，非軍人。

e. 遵守在此區域內決不做金錢交易的約束，而能忍耐因此所發生少許的不便的人。（當然在區域附近另行設置收受金錢的場所）。

f. 這些人必須養一隻狗，若不喜歡狗，則養貓，貓狗都不喜歡，則養一隻小鳥。

「我」川崎君再繼續下去說。

「我對於無論什麼事，都不規定非如此不可。只照我自己所想，什麼事情照這樣子假定着。而且因此我被世間的人稱為呆子，稱為怪物都不妨事……再，這些住宅，應特別使其成為堂皇華美，居住愉快。倘若合於這種怪僻的條件，到像我這種怪僻的人所造的

房子中來住住看的人一個也沒有的時候，我就將這房子專托人清潔地掃除着。到了夜間，裏面點着燦亮的燈光。從許多的窗口可以看得見美麗的燈光呢。我本來並不計算到有沒有人來住這些房子，維持這小區域的經常費，是列入在預算之內的。會有一百年的光景吧，雖想永久這樣地維持下去，但恐怕不成。但總想經過百年之久使這房子仍然立在地面上。再，忘記說了，這『美麗的住宅區』須得在東京市中的什麼地方。應當在市的中央，顯然地劃出一個區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而且是多數的人能夠注視到的所在。一般人望着我所造的這些房屋，想：『住在那種地方，想必一定舒服的吧。』又聽到了『倘若想住，誰都可以住的』的話而喫了一驚；但是聽了住這房子的條件，就懷着驚訝：『這怪物化了這麼多的可貴的金錢，造這樣的房屋，到底爲什麼呢？』我想使所有的人的心中都發生這種疑問。那末，一般人將當我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人而記憶着了吧。其中最要緊的，是想使少年男女們，看到了這住宅區，因牠的美麗，雖僅僅看了一眼，好像傑作的童話似地，深深地會沁入他們溫柔的心中，得到一生永不會忘卻的印象。還想使小孩子們

常常會向着我的『美麗的住宅區』這邊繞道行走……」

「對於你的愉快的企圖我已漸漸地明白了，但是我所能幫助你的，到底是那些事情呢？」

我注視着這位可驚的計劃家，青年漂亮的富豪，可敬可愛的老友，赤熱的臉龐，問了。

「第一，先要看定這樣大的場所。再，對於這區域的外觀，以及一間一間房子的牆壁和屋頂，也想和畫家的你談談。此外還有其他各種事情須你幫助……」

川崎君這樣說了，拿出一本裱着青羊皮的簿面的大冊子，在裏面將這計劃用詳細的數字表示着。因此，我知道川崎君首先要買一塊廣五千坪，價值五十萬光景的土地。其他的事，因頭緒紛繁也不十分清楚。但是，比這種數字所說明更有趣味的川崎君所講的「美麗的住宅區」的姿態，好像在我吸着的川崎君所給我的香味佳良的雪茄的紫色煙霧之中，朦朧隱約地現着。

兩人這樣長談着，夜已深了。先一刻聽得見的電車聲音，已經不響了。這夜，在當時東京還不多見的汽車中，我第一次坐着，川崎君一直送我到大久保的家中。川崎君說是當作散步一起乘着。在車中，他僅說及當時他夜間不能安眠，所以日間睡覺，夜間起來。又說，他可以暫時幫助極度貧困的我。以後，怕是說話說疲了吧，和先一刻完全不同，默然不作聲了。

汽車的窗外，是一排一排的街燈和夾道樹，經過了不知那一些地方，我偶然想着，我們好像在以全速力向着縹緲無着落的「美麗的住宅區」那方面前進。

三

假如人們可以自由做自己所希望的夢，那末我此後每晚一准將夢見「美麗的住宅區」了。

川崎君想入非非的計劃，不知在什麼時候捉住了我的心，好像是在做夢的神氣，我肩上背着轆轤發聲的畫具箱，當日暖春和的天氣，一日一日無目的地在東京市中走來

走去。但是，找着了可以畫畫的地方，也不能像以前一樣，沒心思在窗面安放三脚架了。只是滿心想着，建造那到底不知在何處，但是什麼地方一准有的「美麗的住宅區」的五千坪基地，今天一定可以找到了吧的念頭。

大約，這樣過了兩個月，在已經稍稍冷起來的東京市中，我茫然走着。每天失望歸來；有時候帶了失望到旅館中去，也使川崎君失望。到後來，連川崎君也不知不覺地對我表示出不滿意的神色來了。

某日，我仍打算去亂跑一天，走出街上，記起了報上的消息，說日本橋的K美術俱樂部中，舉行某展覽會，是值得去看看的。那時將近歲暮，正值世間人事紛紜的當兒，一般有興味的人，特地揀定這種日子，舉行這一個展覽會，賞鑑從前由荷蘭和西班牙傳來的各種美術工藝品，當作爲一件趣事幹着。我被好奇心所引動，走到那地方。猩紅色的羅紗，黑紫夾着青磁色的花紋的天鵝絨，荷蘭的碟子，花瓶，以及損壞了的大羅盤針等等，亂七八糟地陳列着。但比這些東西更引起我的注意的，是掛在牆壁上的各種古版畫——其中

尤其是司馬江漢的銅版畫。

說起司馬江漢，諸位在歷史上總讀過的吧，是德川時代最初傳播西洋畫的人。我所說的那張畫，現在所記得的，是在銅版上面，淡淡地施着綠色和黃色的底子；較畫面三分之一略低處描着的地平線上，有點小小的房屋和樹木；在長着細草的路上，有一只小犬和淡紅色的人走着；上面的天空，流露着閒靜的秋雲；一端畫着被風翻動的小卷幅，畫題就嵌寫在這小卷幅中。我看到了這畫題，心中忽然想出一種好念頭。

這畫題是用模倣了鉛字的羅馬字體寫着

Toto Nakasu no kei (東都中洲之景)

「中洲中洲」

我在口中叫着，急忙奔出會場。

先到中洲去呢？還是先到築地的旅館去呢？我一面這樣想着，一面急向築地走去。

這天午後三時光景，川崎君還睡着，那位金鈕扣的侍者，躊躇着去通知，我就不管三

七二十一地叫了他起來，兩人同到中洲去了。川崎君一遍一遍地說：「好想頭！好想頭！」但是，跑去一看，和預期的相反，只不過是滿目塵埃的一片廣大的空地而已。

「真是出於意想之外的地方呢！」

失望了的我在夕陽中，聽着車馬行人的騾聲。經過不知稱爲「男橋」還是稱爲「女橋」的，總之是在河上方的那座橋的時候，想慰安川崎君的意思，我這樣說了。

「怎的？」

川崎君聽了反問我。這樣齷齪的地方，川崎君似乎很滿足的樣子。我們向着行德河岸反對的方向走去，這地方因爲河的兩旁有房屋，所以在路上不能望見中洲，川崎君指着兩人所走的前面的上方說：

「到那橋上去看看吧。司馬江漢一定是從那一處畫的。我以前常在那橋下划船的呢。」

真的從那橋上（是指舊日的新大橋。現在的新大橋尚未造成之先，舊的更在下首

近中洲的地方。快沈下去的冬日的斜陽裏，將目前排列在面前的齷齪的屋頂，作爲理想中的「美麗的住宅區」看起來，連我也覺得這是合意的場所了。川崎君就決定了由橋上看下去最佳勝的一部分地方，再從各方面着手去實現這計劃。

四

我們決定中洲爲理想的土地的那天晚上，兩個人的心都浮動起來了。我在川崎君的化妝臺的面前剃了三四個月未修的蓬蓬的鬚髯。又脫下了污穢的工作服，向川崎君借了一套漂亮的黑色洋服，一起走進食堂。在那里兩人大量地喝了酒。帶着微醉的川崎君，回到房中，彈一曲披霞娜給我聽。於是兩人又繼續地談着「美麗的住宅區」的事情。

「我想購入今天看定的土地，明天去調查一下吧。再，應得在報紙上登廣告，雇一位設計一間間的住宅的建築技師。我自己是這『美麗的住宅區』的作曲者！你是牠的指導者！雇來的技師，是吹奏這『美麗的住宅區』中許多美麗的房子所成的交響樂隊中的賽洛，琶斯，梵啞鈴，琵各洛以及笛子等樂器的人呢……」

川崎君說了這些話，我做着新聞廣告的稿子。技師月俸三百圓，廣告登出後，應募的人很多。但是二十多位的應募者，都不合川崎君的意思。

這奇妙的住宅區的創立事務所的旅館的一室中，有很多的人來過了。有一天，來了一位瘦小的白鬚的老人。這人穿了在四十年前也許是最新流行的燕尾服，像是拘謹的上流的人物，畏畏葸葸地走到川崎君的面前，又顯現出高貴的風度和他的服裝相稱，川崎君一見就合意了。談起話來，更合意了。對於川崎君的詢問，這位老建築技師慢慢地一句一句回答着。——這人在明治的「鹿鳴館時代」歐洲式十分流行的時候，打算學習平日所喜歡的新建築學，自費往巴黎去，幾年後回來，那知發狂的歐化時代已經過去了，他所專心研究來的東西，出乎意外地用不着了。因此，這位新回國的建築技師，漸漸貧乏下去。其間曾經做過營房和影戲院的副包工，還有一次設計過某華族的別莊，但是他苦心孤詣所製成的趣味雋永的設計，因為請他設計的人不懂，終於沒有被採用。這位建築技師受着研究醫學的孝順兒子的奉養，他希望着在一生中有一次可以建設一所合於

他自己的意思的房子。但沒人去托他，也沒有建築的土地，只在自己的心中，想着各種去托他的人以及可以建築的土地，時常一個人慢慢地一間一間設計着，以為快樂罷了。這樣在紙上造成的房子，將近五十間了，這老人的鬍鬚已雪白了。家裏的人想設法使老人捨棄這種奇異的熱心，但他總想在一生之中，將自己所設計的房子真能夠造一間在地上看。這是他殘年中的願望……

「我覺得這人正是配與共談我們的工作的人。在目前的時代，從心底愛着自己的工作的人，不易尋得呢。我請他將那毫無目的所製成的設計，拿來一看。大約明晚六點半鐘來，我想，我們已經得着忠實的共力者了。但是這人也須合於你的意思，明晚請你也來會一會好嗎？」

老建築技師來訪的第二天晚上，川崎君對我說了。到第二天約定的時刻，我將走近旅館的時候，看見一位老人比我先一脚跨上旅館門口的石級，很喫力地挾了一包裝得很滿的膨大的畫囊。他穿着川崎君所說的舊式燕尾服，慈祥可親，但略帶着令人發笑的

姿勢。對於這老建築技師，川崎君前日所說的事情，那天晚上，我也完全同意了。

五

這樣加入這老建築技師成了三人的我們，在兩星期之後，就趕緊着手計劃的實行。工作的時候，按川崎君所訂，是夜間七點半至十一點半。但並不限於規定的四小時以內，發狂似的我們，常常聽見十二點的鐘聲而喫驚呢。

最初一天的晚上，川崎君招我們到廣室當中的大圓桌邊，一面舉杯勸飲葡萄酒，一面詳細說明住宅區全體的設計。

「這塊四周被水圍着的土地的一端，大約有六千坪以上；爲要和中洲的其他部分相隔離，應得掘一條五間（註：一間合六尺餘）闊的溝。」

川崎君起首這樣說了。這六千坪的土地，按川崎君的調查，一定可以買到手的。

「再將這劃分好的獨立區域周圍築起堅固的石垣。境內的道路，沿着四面的水溝，環繞土地的外廓一周。道路大約三間闊，昆連水溝的這一面，設置和胸部差不多高的雕

刻的石欄干。在這一面的住宅，也沿着欄干爲路，再小兩圈仍是像輪子一般地連接着。採用各種式樣而互相調和的這百間以上的住宅，恰似一座城堡的形狀。再在這些住宅所包圍着的空地上，建造庭園，使各家靠裏面的窗口都可以一眼望見……每家都是二層樓，所佔的地面，不想在五十坪以上。需要五十坪以上的住宅的人，好像不是我們區內的人……」

這是川崎君大體的想頭。暫時我的工作是很忙了。在老建築技師無目的所設計着的將近五十間的房屋圖樣中，川崎君揀中了十間以上認爲適用於住宅區的。

我看了這些採取最新式樣而又合於實用的設計圖，先將一間一間的房子畫作水彩畫試試看；畫成以後，實在可觀。我爲添加這些房屋的美觀起見，又設想各種落葉樹，常綠樹，以及絡生在牆壁上的各色藤蔓。一看見蒼空，雲霞，公園中的花卉，女人的衣服這些東西，就想到是否可以作爲我們的房子裏的牆壁，柱子，走廊的欄干，窗幃，以及其他各種家具的色彩。在這樣畫了又改，改了又畫，各種念頭雜出的時候，川崎君從傍申說他獨到

的見解，加以深刻的批評。從那時候起，川崎君日間也起來了。有時關於土地的買入，和入會面，否則，就一個人到各處去散步，見有中意的房子式樣，就回來對我們說。

不多說話的老建築技師，每晚只開幾回口。但他常常一個人莞爾笑着，這足以證明他並非不快樂。對於交給我的設計圖有什麼要詢問的地方，走到他身旁去的時候，若不重複喚兩三聲，他不會轉過頭來的。但老人決不是聾子，只因專心削着鉛筆，思慮着，或搖動着鴉嘴筆而已。他已經神往着「美麗的住宅區」了。

我們的廣室中，點着像白天一樣光明的電燈。我們在有要事走到他人旁邊去的時候，都不妨礙各人的工作，在極厚的絨氈上悄悄地走去。除了那身穿金線紋金鈕扣的侍者，輕輕進來燒火爐的時候以外，在這耀眼的明亮的房間中，我們都像陰影般地無聲無響蠕動着，我覺得這神情很有趣，好像是在大鏡裏映着的光景，否則，就像電影的一幕。

我們這樣很忙碌很愉快地繼續着工作。到了侍者不再進來燒火爐，我們三個人都想打開靠近自己的窗門的時候，工作漸漸有點眉目了。同時，我和老建築技師兩人，只要

來到桌子旁邊坐着，自然地會有佳妙的想頭浮上腦海來。沒有特別定規工作的川崎君，看來似乎很無聊，不耐「美麗的住宅區」的完成，他自己又想出一種工作來了。

六

某晚，我們同往常一樣，走進川崎君的房中去，看見大圓桌上，擺着大大小小幾把亮晶晶的剪子和小刀，旁邊，用厚紙和漿糊在一塊大的板上，造成了四間我們所設計的住宅。這紙房子的高度約有二尺光景，極周到地開着和設計上數目相同的窗門和入口的小穴，這不能使人想作爲僅僅是玩意兒的東西。在小小的牆壁上也用油畫用具塗着和我所指定相同的顏色。川崎君拱着手，板着臉龐，若有所思的樣子，凝視着這些紙房子。

從那天晚上起，川崎君以此爲他自己的工作，用了小孩般的熱心，專心造着紙房子排列起來。每當他造好了一間，我們也和小孩一般地快樂着來看。

「喂！這一家是連一間間的分間都造好了的，不有趣嗎？」

川崎君這樣說了。實際在這小房子中，真的一間間分好，很足以表示出將來在地上

完成的時候，不知怎樣的美觀呢。裏面又不知將住怎樣美麗的人們呢！

圓桌子上的紙房子逐漸增加起來，僅僅房子，川崎君已經不夠滿足了。再造出我想着要種植的各種樹木和藤蔓，是很巧妙地用鉛絲和碎斷的絲絨造成的。這樣下去，環繞這住宅區的道路以及沿邊的欄干等等，當然逐一地造好了。不僅如此，川崎君又在板上鋪着鏡片，代替圍繞這小區域全體的河水，鏡片上映出這玩具的房屋倒影。鏡片過於明亮，看去不很像水面，此番再在鏡片的表面磨擦，使成爲毛玻璃。

某晚，我正在看老建築師交給我的五張設計圖，想着如何配合起來才好呢，在草簿上亂畫着，突然室內電燈熄了。

「喔呀！怎樣了？」

我向老建築師這方面說着的時候，在黑暗之中，聽見了川崎君的怪聲：

「對不起！對不起！太一味想着自己的念頭，忘了諸君了。喂！若是可以略爲放一放手，到此地來一看好嗎？」

應聲走進圓桌邊去一看，啊呀！不知在什麼時候做好了這樣的東西。桌上「美麗的住宅區」中一間一間的房子放着幽微的電光，從小窗中透出來，在我們眼臉之下，現出世上最小的夜的街道。從這些小窗中所透露出來的燈影，朦朧地映在毛玻璃的鏡片的靜寂的水面上。這裏也有川崎君極周到的用意，這些鏡片對於各間房子，鋪在適宜的角度上，許多的燈影，宛似掠過水面的樣子，細長地映着。

「再，趁便……」川崎君說了。這番點起青色的電泡，幽幻的光線灑在紙的住宅的屋頂上面。我們正並肩俯視這月光中的住宅區的時候，突然一隻巨人般的大手指，從上方面伸下來，指着這小小住宅區的空地，老建築師發出顫震的聲音：

「吶！已經可以點燈了嗎？因為我正在設計這房子中裝扶梯的地方呢……」

這樣的事當然祇有一次，我們並不是每天將這玩具的住宅區，裝成夜間或月夜的。講到燈火，川崎君對於「美麗的住宅區」的房屋中所點的燈火，也好像曾經大加思慮過的樣子，川崎君不喜歡從他處的電廠接火過去，否則他覺得有損住宅區的獨立。

但是住宅區中當然也不想使用洋油燈。

「我對於無論什麼事情都不喜歡落在時代後面。這話雖是聽慣了，但確是真的，我們應當和我們的眼睛不生在後方一樣，應當注視着前面。」

川崎君這樣說了。

「倘若科學能依着理想發達的時候，像現在那樣大規模的電廠是沒有了。一家中所需要的光線，只要用如同點火油燈一樣的勞力和時間，就可以由我們的簡單機械來供給。那時各種機械才不致要妨害着人的健康始能轉動，而成爲我們日常生活所不能缺少的東西了。所有的機械，和馴服的溫順的牛馬只贖下美的能力，幫助人們一般，也成爲最寶貴的器具，極機敏地幫助人們……」

川崎君的言下，有像激潮奔流般的熱情，我也有同樣的感想，覺着愉快。

「這『美麗的住宅區』無論如何……」

有時川崎君注視着圓桌上的紙製市街，這樣說着：

「我們僅僅能夠造牠的形狀。這『美麗的住宅區』到底能否成爲優美而快樂的場所，那要看住着的人們的存心了。」

七

我們三人每晚致力於這種工作，在明治最後的那年二月初上，已經繼續着有三年了。第三年的夏天也告終，戶外爽朗的光線帶着秋意照進來的時候，這工作的大部，已經差不多了。川崎君起初就將這計劃分爲三期，至少是十年間的計劃；但第一期，在這一年的秋初，比預定早四五個月完成了。

這是第一期的工作將在今天晚上完成了的一晚，我們打算這一晚徹夜不眠。夜很深了，興感益加，我正在畫着一張石橋的圖樣。磨得白亮亮的花岡巖的橋下，有三個橋洞，倒映在漲潮時水勢增高的水面上，水流動着，橋的影子也跟着搖蕩……我眼前浮露起這種情形畫着。川崎君招我到圓桌傍去，在桌上差不多完工的「美麗的住宅區」的模型的傍邊，擺了三瓶的香檳酒，三隻的香檳杯。我們和往常一樣地圍着這張大圓桌，川崎

君將三隻杯子放在各人的面前，灑滿了琥珀色的酒。

「吶！請呀！請呀！」

川崎君匆忙地舉起杯子，注視着我們的臉龐，囁地一口喝乾了。

「現在已經到了購買土地的這一步了……」

川崎君接着說了。但是——現在也到了我來說這計劃如何終於不能成功的時候了。這樣講來，諸位也許不至特別地喫驚吧。就是那中洲的土地，現在既然還是和以前一樣塵埃滿目的場所，那末早就應該預想到這計畫的終於不能成功了。但當時我和老建築技師兩人——不，也許可以加入川崎君算作三人，但此姑作別論。——是完全出乎意料以外的事情呢。千萬句話併作一句話來說，就是建造此種住宅區的金錢，川崎君完全沒有！

那時候喝着香檳繼續立着的川崎君，用了呻吟般的聲音力求鎮定似地說着。

「我的父親是騙子，江湖騙客的兒子仍是一個騙子！」

像嘲弄自己似地說了，川崎君以乞憐的獅子一般的眼光看着我們。

「我的父親以前在東洋說在美洲有着大商館；在美洲說在東洋有着大商店，欺騙人，甚至欺騙我，這樣地過了一生。死的時候在南美洲還遺有金礦，這倒並非假話，而且這還是很廣大的礦山。但是，父親身後的一切千瘡百孔，我的力量，到底不能整理。管理人告訴我的時候，並不覺得可惜，遂決定將礦山賣去。只要買去採掘權，已經可以充分償還父親的借款，此外還有巨額的款子可以到手。在現代，有了錢，要什麼就什麼了！在現代，錢是偉大的天分之一。有了這可感謝的天分，我將做點什麼事呢？……當時有志成爲美術家的十八歲的我，在礦山未賣去前，各種各樣的念頭都會轉過，最後決定的就是這『美麗的住宅區』的計劃。我用了從前的人建立神의 殿堂的神怪思想來計劃人的住宅。我腦中想像着，用盡了金錢建築起來的輪奐的住宅區，是用石造的家屋所成的，在世界中什麼山丘的中腹。這住宅區一代一代經過，不知到第幾世紀還是兀立着，屋上長了青苔，絡着蔦葛，全體融入在自然之中。區中的人由風氣不同的祖先所傳下來的習尚，並非爲賺

錢，僅是爲了所好的樂趣而工作。從他方來的旅客，像觀光古寺的樣子，要想來看看這區域中當初所傳下來的習慣，就在這山脚下的車站下車……我的空想中甚至描摹着這一些情形。但是，這計劃的實現完全被破碎了。說來就是所謂父親的礦山，是一座縱橫都是空穴的毫無用處的光山，好像沒有蜜的蜂巢一般。這樣的礦山，和作爲二重抵押的父親的住宅等，當然不足以償還借款。管理人這樣告訴我，給了我五萬塊錢，要我以此立身。這麻煩的父親身後的料理，都由從德國來的叔父理涉。到現在看來，我覺得受了這存心不良的管理人和叔父的騙了。這種事並沒有什麼，但當決定我所有的錢只有五萬圓的時候，試想，我的失望是怎樣呢……」

八

「我來東京的時候，只有不到十萬圓的錢。二百萬圓！但願有這些就好了！我心中不絕地這樣想，要想以渺無根腳的二百萬圓爲根底，在這上面建立起我的空想的住宅區來。但當我想到空想的住宅區無論如何不能在地上實現的時候，想着就是寫了小說使

人家知道也好。小說裏面要像真的樣子，將這『美麗的住宅區』從計劃起到完成，詳細的設計記錄，都寫進去。再在這小說中，說主人公當計畫完成時便死了。因此這『美麗的住宅區』在世界上任何國土地圖中都找不到。使讀這篇小說的人，不能確定我所寫的，是假話呢還是真實的事情。讀完了以後，知道這是假話，但因為我傾注在這小說中的熱情，以及合理的設計，也想着這小說的作者祇要有錢，真能造得起來的吧。這樣相信着的讀者之中，如果有好事的富豪，為我的小說所感動，也許他自己會發想去實現這計劃呢。……我連這一些事情都想着過。在這時候，也受着父親遺傳下來的騙子的心情的影響，一心想裝着我是真有這些錢的，使我這樣存心的，一半是我自己，一半是別人。在不以金錢為重而任情揮霍的我，在別人看來，也許以為我是比我實在有的財產多二三百倍的富豪。我是一只區區的貓，世人認作爲一匹虎。這也並非無理，因為我使用二百圓和使用二圓一般無二。但是以為我是富豪的不僅這些人。想來真個是抱歉萬分的，是你們二位。我想到要將設計的記錄寫入小說裏面所必要的才能和知識，我是不夠的，必須有

他人的助力，那時，抱歉得很，連二位也無疑地信用了我了。倘若那時間我一聲：『你真地能做這樣的事嗎？』我也許老老實實完全說穿吧。我將說：『不，這不過是我任意的空想罷了。』我時常想着，你們二位中那一位這樣問了就好呢。因為什麼事情，不得不說穿的日子總要到來的……

「眼睛一閉就顯明地浮上來的這『美麗的住宅區』造成了以後，經過長年歲月崩壞了，也可作如是觀。或者，造好以後，因為不合意，自己拆掉了。不是造在鯨魚的背上，鯨魚沈到海底裏去了。幻影比實在的東西更來得美麗，這是在今日以前像我這種癡子所說的。幻影是美麗，但實在的東西，更來得美麗。但是我們的『美麗的住宅區』決不能成功！因為我沒有錢！必須的最重要的天分的錢沒有了。我是一個心高氣昂的藝術家，自以為好像是天才，也被人看作為天才。着手於不量力的偉大作品，等到曉得自己一無天才的時候，於是茫然失態。我現在已經到了不得不自覺的時候了。——在後天的夜間七時，土地周旋人要來聽我的回音。對於七十六萬幾千圓的支付，我已經連三萬圓也沒有了。

我大大地欺騙他了。我在三星期前已買定K船的船票，在明天一天內要逃開日本了。

「但是，E君，T君！你們所替我做的工作，決非全無用處。在我的空想中的『美麗的住宅區』因你們各人所給我的努力，已更加明顯。我到現在，纔能夠充分地描出牠的形狀來。這書寫成後，我想奉獻給爲這工作獻身的共力者——和我經驗着相同的大失望的君等二人。我行篋中裝滿了你們所替我做的工作，除此以外，差不多別無所有……」

川崎君漸漸地鎮定下來，但並不對我們告罪，反用了恐嚇我們，安慰我們的高昂的調子，這樣說了。但青白的臉色，淚汪汪的目光，卻不能使他的聲音表示出高昂的心情。我和老建築技師，不知怎樣說纔好，只是默然不響。我自己雖不知道做着什麼，但T建築技師，真可笑，顫震着的手，拿着早經空了的杯子，一口一口地空喝着。川崎君也看見了，在他杯中斟了香檳，又給我斟了，說：「吵！替騙子飲一杯吧！」三人默然。這時隔壁房間的那架垂着長長的索練，卷着法條的掛鐘，像梟鳥般的聲響，的確曾經一度報過四點鐘了。我無心地注視着靠街道這面的窗子的百葉窗的罅縫中，漸漸地發出魚肚白色來了。

九

「情形是這樣。」

川崎君最後說了。

「我從今晚起就不住在此處，你們二位也請不必來了。關於這，傍晚已經有信寫給二位了。我想不聲不響地離開呢。電車像已經開出了，我想請二位回去——早上十點鐘的時候有舊貨店信來的，此地所有的家具都要賣掉。所以我想在這時間以內，好好地睡一覺呢。」

川崎君立起來打開門，在前面走下扶梯，喚起旅館中的男僕去開大門。

我們默然分別，出了旅館。奇妙的一夜，已經完全天亮了，街路上朝霧低濛。曾經一度有鮮爽的精神的我，又重新和往常一樣了。大約因為在川崎君那里聽到了意外的說話的緣故，我和建築技師二人，在平時旅館門口應該左右分路的，這時候一同並肩走去。那里有許多的同樣的木橋，當我們經過其中的一條的時候，到現在未曾開過口的老建

樂技師用了懦怯的聲音突然對我說：

「從今晚起，不再能和那人相會了，但你仍可來會我的吧，請你常來談談，關於那『美麗的住宅區』的事情……」

將要回答他的一刹那，我的腦中忽然浮出從來沒有想到過的一樁大事件。

「T先生，遲日再和你慢慢地談吧。我現在須立刻回旅館去，若不立刻會着他……」

T老人以為我要去向川崎君發怒，想來阻住我，我將他推開，一直向前跑回旅館。我眼前想像起一個血肉模糊，在白被單上面呻吟着的川崎君。——他說到德國去，這是假的。是打算死！剛纔不是說過：「小說中寫着，主人公當計劃完成時便死了的話嗎？又說傍晚已有信寫給我們，這就是遺書……我的胸口和雷響一般動搖着，像要追及這聲響似地，我用快脚步走去。」

但是，我撤了電鈴，敲開了剛纔我們兩人走出後又關好的旅館門，跟着擦擦眼睛，別着制服上的別針出來的滿臉睡容的侍者，來到川崎君的房中一看，和預想相反，什麼事

也沒有房門也和往常一樣並未下鎖。推進房門，看見圓桌上面放着大皮箱，那紙做的住宅區壓在箱子下面了。隔壁房中靜寂無聲，川崎君並沒有死，是睡了，像死人般地睡着。我過於性急，自己覺得不好意思，適纔在侍者面前說過有要緊事情，現在只好補說：「等川崎君起來也行，但我現在再回去覺得麻煩。」就在那里的沙發上面暫時睡了。

.....

「喂！什麼死了死了？」

被人搖着肩膀喚醒的我，這樣叫着跳了起來。我睡昏了，在夢裏也想到川崎君自殺的事。

「什麼夢見什麼了呢？快點起來。否則，你也將和這沙發一起賣掉呢。」

川崎君說着笑了。一看，在我面前的川崎君的背後，立着旅館中的經理人和一像舊貨店館的男子。已經是十一點過了，我苦笑着，隨即洗了臉和川崎君一同在食堂的一角上用膳。不知怎地，川崎君真的像是到外國去的樣子，只臉色稍稍不佳。和往常一樣地快

樂而含有愛嬌的笑臉，反而更加有趣地說着：舊貨店估照昨日約定的時候來了；但那架披霞娜覺得有點不肯放手，一早起來彈了一曲；又說在這晴秋氣爽的早晨，輪船中不知怎樣愉快呢。但是我注視着他，想到這樣地分別，大約不能再會，胸中感到輕淡的悲哀。是睡眠不足的緣故吧，桌上新鮮蘋果的青彩色，微妙地激動我惜別的情緒。

從旅館的經理人，舊貨店估以及各處搬運物件的人所發出的嘈沓的聲音的房間中，我和川崎君分別歸來。就這樣分別了，川崎君原說夜間七點鐘的火車動身，我睡了一日，六點鐘的時候，跑去送行，他在下午四時就走了。三年來很熟了的侍者到門口來對我這樣說了的時候，那位老建築技師和我差了一步，也以相同的目的走來了。我因為不會親自送着行，不知怎地，總還覺得川崎君仍然住在這旅館中的樣子。但是，全旅館的窗中都點着明亮的燈火，只有兩間，在二層樓靠前面這排的角上的是黑暗了。這是川崎君的房間，直到昨夜為止我們在那裏工作着的，我一面回頭望着，一面茫然走去。我滿肚子想着「美麗的住宅區」的事，我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走，怎樣走法。我的脚不知在什麼

時候向着新大橋這面走了。

我覺着自己已走到橋邊，脚步便緩慢起來，像迷路的樣子。這時我忽然看見在二二二間前面，有一位獨自倚着欄干在沈思凝視着的人。這確是那位老建築技師，他和往常一樣地穿着舊燕尾服。我急忙轉身向來路走去，因為我不想去妨礙他所想的事情。而且這樣無意地遇見，和我談起來，我會流出眼淚來呢……

十

「美麗的住宅區」，「美麗的住宅區」，我想快點將這事忘卻，從第二天起就擔着畫圖箱，出來走走了。隨便在什麼地方放下三腳架試試看，總是不行。畫着樹，就想起了「美麗的住宅區」的庭園；看到屋頂，就想起「美麗的住宅區」的屋頂；夜間到研究所去，手中拿着的木炭，並不畫着女人裸體的構圖，不知在什麼時候紙角上畫上了小房子呢。有時自己也覺得氣味不好，甚至想着怕有什麼東西憑附着我嗎。

某日黃昏，那位老建築技師忽然來看我，托我一樁非常可笑的事。這老人不能對他

家人說那「美麗的住宅區」的計劃結局是假的，因此他無事可爲了，所以T老人在這十幾天以內，仍舊和以前一樣，七點鐘前離家，在路中走來走去，看那不喜歡看的影戲，消磨時間，將近十一點歸家，假作還繼續在設計「美麗的住宅區」的樣子。但這種事不能永久下去，總有一天要向家裏的人說明，但他以爲自己無論如何不行，想由我替他去說。他家中的人，說來也並非靠老人工作所得的錢度日的。T老人有一個兒子，是醫學校的病理學教授，學校中得來的錢差不多全部交給老人，所以這位老建築技師和他年老的妻子，真是世間所謂有福氣的老太爺和老太太了。T老人用了和平常一樣的懦怯的聲音，覺得不好意思地說着。我聽了就問：「到底爲什麼緣故，不能說明『美麗的住宅區』的不成功呢？」他的回答是說他的妻子熱望着丈夫所設計的房子能夠成功，她一心想着，這一次許多華美的房子，總可以造好了，她和丈夫一樣地盼望着落成期，因此這位老人覺得無顏見他的妻子。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委托，對於這位像小孩樣懦怯的老人，我更加歡喜了。比父子的年齡更相差的T老人和我，從此以後，永遠地成了朋友同志。住在

騷擾的大都會裏街（日本橋的某一條小巷）的這一對老夫婦的靜閒生活，我看了，不知怎地，覺得可思慕呢？

我以為T老人是有無上的幸福的人了。即使他處世是失敗，但他的周圍那樣地平和；有好的妻子，好的兒女，好的孫兒孫女，在陽光照着的窗口，還有一隻鳴聲清脆的鶯，最好的，還有那老人常常空想了去追逐幸福的這「美麗的住宅區」的題目。

不過，老人常常和一般年老者一樣，咻纏不清說着關於「美麗的住宅區」的事，我實在有點頭痛了，因為說起這件事，連我也感得奇妙的悲哀呢。

T老人晚年建築了一所理想的房屋，償了宿願。這房子就是E君有名的畫室，也就是我那夜聽到上面這一段故事的地方。再，一九一六年的A展覽會中，有名的E君這一幅「某老人的肖像」不消說，這就是建築技師T老人。這位T老人已在去年死了，留下遺言，說願孫女和E君將來能快樂地同居。今年春天，E君夫人快樂地實行了祖父的遺

言。照着「美麗的住宅區」的規則，明年想養一隻狗（有本人出嫁這一年，不能養狗的迷信）和我約定，我家的「狹狸」明年春產時，揀一隻頂好的（實際上「狹狸」所產的都好）給她。T老人所遺下來的鴛，和老人費盡心力所做成的籠，現在一起受這位青年美麗而快活的夫人的愛眷，掛在畫室的窗口。但是那位叨特爾勃倫達納的川崎幀藏怎樣了呢？他不是德國的間諜嗎？用紙造成的「美麗的住宅區」的模型，不是像什麼地方的礮臺嗎？……爲什麼這樣荒謬而又似乎可能的疑問，是從那一種人發生的呢？再，E君的書室在這樣的土地上怎樣造成的呢？建築這樣完美的書室的錢是從何處來的？爲什麼在書室的基石上刻着E, T, 川崎三人的名字，以及建立的年月日的呢？正是「美麗的住宅區」中的一間的E君的家庭，是怎樣的狀況呢？……這等事說不盡言，有意思的時候，也許再寫一篇「續美麗的住宅區」。

E君！你特誠講給我聽的這趣味雋永的故事，被我這樣無價值地寫了下來，你總能原諒我的吧？

牧神與羊羣

(童話劇)

登場人物

牧神 白髮長鬚，腰卷獸皮，手持粗杖。

草精 姣好少女多人。

羊羣 頭戴羊冠。

馬羣 頭戴馬冠。

牛羣 頭戴牛冠。

第一場 秋天的朝晨。

第二場 午後——夜。

第三場 晴朗的早晨

這事發生在北國湖畔一帶大牧場上。那裏有一高年的牧神，豢養着五十隻羊，六十匹馬，四十頭牛。牧神腰間卷着獸皮，手中持着一枝粗而曲的杖。誰都不知道他的年齡，也不知道他在何時從何處來的。在外觀上，牧神好像十分快樂，每天遊玩着過活；其實不然，看守五十隻的羊，六十四匹的馬，四十頭的牛，實在不是容易的事情。

第一場 朝晨

在大牧場的小高丘上。夏盡秋初，野原上面，滿生野草，每片葉的一面上承着銀珠似的露滴。對面森林中的小鳥在枝間跳躍，吟唱朝歌。

牧神（背林坐石上）小孩子們都起來遊戲了。這羣牛在沼地上喫草，那羣馬在路快樂地跳躍。連那班弱小的羊羣也擺着尾巴在草上奔逐。哦！現在太陽起來了，湖上的波光，像火燒般的紅，樺樹榛樹一齊在呼吸；小孩子們都和陸地遊戲着。我因守夜

稍覺疲倦，在此地睡一睡吧。

(牧神說了，就在石上睡去。未幾，從森林的蔭面，聽見草精的歌聲)

草精的歌 (十三四歲少女的聲音)

太陽照照，

日光紅紅，

金冠兮銀杖。

翩翩迴舞，

牧場姬女，

赤冠兮青裾。

太陽照照，

日光紅紅，

金冠兮銀杖。

翩翩迴舞，

牧場姬女，

極生命之限兮。

太陽照照，

日光紅紅，

金冠兮銀杖。

翩翩迴舞，

牧場姬女，

至寒霜之降兮。

（歌歇，六位草精，在牧神前面出現）

草精一（低聲）看啊！老伯伯睡着了呢。

草精二 哦！睡着呢。

草精三 老伯伯一定疲倦了。那樣遲，在夜間牧場中跑來跑去。

草精一 平常看看是那樣可怕的相貌，但是睡着了，面相實在和氣呢。

草精四 真的！這位老伯伯不知幾歲了呢。

草精一 誰都不知他的年歲。聽那瀧上的樅樹說，他做小孩子的時候，這位老伯伯已和

現在一樣生着雪白的鬚鬚了。

草精五 哦！那末年紀不得了呢。

草精一 是啊。那株樅樹已經有八百年；他也許已活了一千年光景呢。

草精六 我也這樣想着。據湖奶奶說，老伯伯在湖奶奶生前，已經到了這邊。

草精一 那末湖奶奶幾歲呢？

草精六 湖奶奶說不曉得自己的年紀。她說，到了像她那樣的年紀，總不知道自己的年

紀了。（大家輕笑）

牧神 （這時身體略動）

草精一（對大家）老伯伯疲倦了，不要吵醒他，我們大家唱首眠歌吧。

老伯伯，老伯伯，

睡着，睡着。

黃的夢，青的夢，

夢國的贈禮，

赤陽與露珠，

睡着，睡着。

（草精每人手中持着秋的花，在牧神前靜舞默退）

第二場 午後

場面與前場同。太陽斜照。牧神仍在石上睡着。丘下有爭論聲，有擊土投石聲。

牧神（睜開眼睛，看丘的下方，面露悲容）小孩子們又吵鬧了。這班蠢貨，都從湖岸爬

到山上來了。連那班蠢牛也眼睛出血似地亂跑着。小馬無意識地拼命從谿上投石下來。住在這樣的廣綠的野原上，還有什麼不滿足要這樣吵鬧呢。

（這時有牛羣與馬羣的爭吵聲）

這班蠢貨！他們總各自說着他們自己的道理呢。

（未幾，三頭牛與三匹馬，在舞台出現）

牧神 （隱忍着悲哀微露笑容）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牛一 （低頭） 請聽我說吧，自從那次大爭鬪以後，我們總想忍耐着，可是那班馬過於

逞強胡鬧了，終於……

馬一 （也低頭） 不是這樣的，請聽我說。逞強胡鬧的並不是我們，獨有那班畜生，纔是

胡鬧的東西。

牧神 到底怎麼說？彼此老是這樣爭論着，不是一輩子也弄不清楚嗎？（對牛一）到底

怎麼說？

牛一 是這樣的：今天早晨，我們一早起來想飲小川中的水。但是水中滿是泥土，變成了血一般的紅色，無論如何不能飲了。我們無意中擡頭望望山上，祇見這班馬都在向小川中投石子，將崖石弄壞。

牧神 (向馬) 你們爲什麼要那樣做呢？

馬一 那條小川是我們的。我們老是沿着小川走下湖畔，這班牛越柵來飲我們的水，真是胡鬧的東西。

牛一 不是這樣的，請聽我說：那條小川的邊上，在五六年前，你老親自作證，讓給那可憐的羊羣。(從懷中取出地圖) 請看這地圖，這裏做着記號。

馬一 (急忙) 那末你何以越柵到別人的地方去飲水呢？我們實在替那班羊羣不平。牧神 (悲視兩方) 你們所說的，我已知道了。聽到了這些話，我心中覺得悲寂。我當你們還是嬰兒的時候，已經擔着心事，一直養育你們到今朝。當你們是孩子的時候，大家都很和睦，在野原中嬉戲，我看了心中只是歡喜。但我也想到將來彼此總要吵鬧。

不，這在你們祖先的時代，我已經完全知道了。你們雖然不知道，你們的祖先是住在
那山的陰面的，那邊是燒過的山，既不生長草木，像這樣美麗的小川，更沒有了。但是
你們的祖先仍舊很和陸奮力工作着。我覺得可憐，所以我把他們帶到這廣綠的野
原裏來。但是你們自己的好性質一點也不發達，只將頂壞的發達起來。我對於你們
已經是無用的人了。（一壁說一壁起立）

（牛與馬慌忙留住牧神）

當帶你們的祖先到此地來的時候，我想你們總得再好一點。你們有別種動物所沒
有的東西，一種是「智慧」，一種是「感情」，世間比你們強的東西不知有多少，但這些
強者，都沒有和你們一樣的美質。你們看那獅子，看那老虎，看那熊，再看那象就行。他
們不知比你們強多少，但他們都在自己滅亡自己。有力者都拿自己的力滅亡自己。
（這時丘下聞大衆相罵的聲音）

馬

——看啊，我們的弟兄那樣子拚死地在鬪爭。你的說教固然不錯，但這時候我們真沒

辦法呢！

牛一 我們到底要怎樣纔好呢。

（牧神絕望地注視着雙方）

牧神 那末，去爭罷，都滅亡罷！誇力的，不過以自己的力滅亡自己罷了！

（牧神悲寂地說着，起身而去）

馬一 請求原諒，祇有這一回，從此我們永遠不再鬪爭了。

牛一 這次我們真沒辦法，請你饒恕，爲了永遠的平和。

（這時丘野皆夜，在黑暗中，只聽得動物的爭鬪聲）

第三場 早晨

牧神 （悲傷而溫和視羊羣）昨夜是恐怖的夜呢！你們還好，沒有受傷，那班畜生，自己

把自己滅亡了。你們想必也受了驚嚇吧。

羊一 昨夜真的可怕，我們只在那小柵中縮做一團發抖。

羊二 我們小心地窺望着他們，真是恐怖極了。一方在谿上投下石塊和原木，一方這羣牛，從野原上聳起兩只角，拚命向山上衝進。有的橫腹上被敵人的角觸穿，重疊着滾下谿底；有的彼此打做一團，直到力氣用盡，氣絕死去。我們弟兄中也有受了傷的。總之，這樣完結，還算運氣。

牧神 是啊，我從昨夜起，一直擔心着你們，這樣還算平安，總是好的。以前你們曾經向我發過怨言，說爲什麼不給你們堅強的角和銳利的牙。我那時對你們說，如果有了強角和銳牙，你們也許更不幸呢！你們可會記得你們倘若也是稍微強一點的動物，那末在昨夜，也許已和那班蠢畜生一起流着血，在谿間死了哩。看啊，太陽剛好起來了。那班蠢貨，爲了些微地皮，些微自己的利益，竟不能看見今朝的太陽而去世了。——可憐的東西啊！

草精 (歌聲從林中唱出)

太陽照照，
日光紅紅，
金冠兮銀杖。
翩翩迴舞，
牧場姬女，
赤冠兮青裾。
太陽照照，
日光紅紅，
金冠兮銀杖。
翩翩迴舞，
牧場姬女，
極生命之限兮

太陽照照，

日光紅紅，

金冠兮銀杖。

翩翩迴舞，

牧場姬女，

至寒霜之降兮。